



田叔禾小集卷之七目錄

男田 藝術 私識

論 五首 辯 二首 解 一首

誡 一首 題跋 三首

安南論上中下

立後論上下

阡陌辯

知來藏往辯

仁義禮智信字解

啖河豚誠

題都指揮余公籌邊封事後名大綸襄陽人貴州都司

邂逅集跋為周詩作

書卧病問對後為按察使顧公作公名夢圭崑山人嘉靖癸未進士

田叔禾小集卷之八目錄

行二首

桂林行

覲賀行

田叔禾小集卷之七

錢塘田汝成撰

男藝衡私抄

論辯解誠題跋

安南論上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立教也不槩其施施不可槩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

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於君臣而廢也莫逆於篡弑聖人之秩爲君臣也大綦賞罰之權而細綦等威之辯其戒篡弑也隱自齒馬蹴芻之罰而顯綦無將之誅屑屑然如此其詳者惟恐上下之分渝而綱常之植撥也然但以此施之中國爾至於夷狄則不然建極於此而風動於彼羨德而景仁者褒嘉之而已爾不爲之頒政以易俗也旌其酋長別其部落上下輯睦以奉我邊圉如是而有不軌於其主者

責讓之而已爾不爲之勤兵以騷遠也曉以順逆懷以禍福憫其無知而俟其自定如是而有不從者棄絕之而已爾不受其乞憐之求淫巧之貢因而與之也斯三者雖施有先後之不同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勢有所拘故法不可以徑達是之謂遵天之道而因地之宜今夫天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族也聖人之治馬牛也加以羈勒服以箱軛制其噐以弼其才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周至於虎豹豺狼則放之

山林禦之罟獲令不搏噬焉斯已矣不以馬牛之治治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亦猶虎豹豺狼之不可與馬牛例也是故春秋之法莫嚴於亂賊之誅而事之見於吳楚者第用赴告而策書之以示懲戒而已矣至於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聖人之於齊固與吳楚異視也廼者安南之變固夷狄之常也而朝議征之是異於春秋待吳楚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彼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於外者必疲於內而眩於名者隕其實也是以神禹之武不殄有苗文王之怒不格葷粥聖人豈不欲薄海之外咸蹈禮習樂以俗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先王之制自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九服之外名之曰荒荒也者因其俗以爲治不以中國之法律之也况兵也者又非可以易動也湯之滅葛也爲其仇餉也使葛伯無仇餉之

虐則東征之旅必不興宣王之伐玁狁也爲其  
侵鎬及涇也使玁狁無侵鎬及涇之侮則采薇  
之役必不遣甚矣聖人之心無樂乎用兵也後  
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未之有也故困漢者西  
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也而漢之困自西域始  
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之能亡唐也而唐之  
亡自南詔始也是以聖人戒無厭之求而窒必  
勝之忿務篤近之實而不耀舉遠之名莫氏不  
道弑其主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其國之臣民

帖然比輔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違道干譽以  
攣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伯仇餉之虐  
也怯義懼討惴惴然不敢通名入貢者二十餘  
年迨乎天朝以大義詰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  
請死自比縲紲是非有玁狁侵鎬及涇之侮也  
二者皆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  
雖然議之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  
能取勝爲憂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  
不能殲一隅損皇稜而貶國體其見爲不宏然

以一隅之地而必勦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  
近忿而忽遠猷其勝也爲不武昔者主父偃之  
諫伐南粵也曰夷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  
之議棄朱厓也楊子雲頌之曰不以鱗介易我  
冠裳庶幾近矣吾故曰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  
吾之不能征也謂彼之不足征也

###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  
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

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  
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  
不享其物旨哉言乎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  
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  
之畧侈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  
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  
者而爲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  
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  
之亂負險跋扈規爲龜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

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  
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卽以封之  
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魑侮時時入寇邕欽  
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  
漠北之豪耽縱屠戮鳩數十萬兵統以愛子躡  
蹂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  
珍翫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賣法賈怨外夷  
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朝應運開  
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高皇帝嘉之假

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陲不伐之言垂  
之祖訓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文皇帝  
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  
誅其君而弔其民龍編鳶壤再覲官儀赫乎漢  
武之烈也雖噢咻稍踈約束大驟爲夷醜所弗  
堪而董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迨乎  
季犛稱逆哀克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  
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埃之警不可謂無大



造於南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爲稍靡爾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釁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淫慝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

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責讓之詞詰其篡弑之由曉以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爲之所如其冥然矯虔不可論曉也爲之申固關隘卻擯貢獻絕不爲臣則莫氏者必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臣民亦將曰莫氏爲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

固凜然觀示於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絕  
之爲得策也只宗者謂類之黨也夫曰立後論上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  
何言乎起之以存宗也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  
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之義與  
禘祭同道幽深玄遠非仁孝者不足以知之故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別  
之子是爲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上以承祖廟下

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  
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爲之後而奉之使廟祀  
有主而族屬有依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  
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  
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舉  
之乎於禮未之有載也何言乎沿之以定亂也  
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胤系無考人但私其近  
親以相敦附其下者仁讓陵夷而參商競起雖  
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別籍異居者沒而無子則

魂魄無所依產業無所屬攘奪乘之而悖叛作  
故王者立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爲律令凡  
異居無後者則近親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  
爲之後而主之幽以慰死者而明以養生者所  
以弭禍亂而敦彝倫也然則立後有二義矣一  
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則如此在  
後世則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  
義私也法也禮以明人倫法以待末世夫立後  
者將以抑人本生之愛而他屬之非人情所樂

與也必甚不得已而後爲之假令身爲繼別之  
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  
于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  
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于  
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身爲同居死矣其  
父儼然臨之有母弟存焉則死者之主自當祔  
祭不必取子于弟以續之令別爲一廟也故凡  
言無後者必其兄弟咸無而其父又或先世或  
雖存而耄矣無可望矣然後取諸傍枝以續之

非甚不得已不舉也近世立後之義不明而泥于其說不究大宗小宗之禮同居異居之法一父數子一有短折卽割兄弟之子以子之名爲立後何其狃聞見而昧本始也甚者惑於爲人後者爲之子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其私親謂所後曰父母謂本生曰伯叔父母嗚呼父子天性也而可以假借爲哉在禮爲人後者服斬衰三年爲其父母期是易服以明大宗則有之矣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于禮未之有也故禮曰爲

所後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其父母何以期年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是知古者立後之禮專在大宗大宗者合族之所公重也受重於斯人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降已親之服猶未足以明所後者之爲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降已親之服然後可以明所後者之爲重而繼祖之道盡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故人道莫重於大宗亦莫重於父母大宗不可絕

者尊之也父母不可絕者親之也尊尊親親仁義並行而不悖者若欲變易其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在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爲服以義引之而親亦屬乎彼是爲所後者爲之而非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爲服以義壓之而其親仍屬乎我是爲已爲之而非爲所後者也如欲強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使

悉從所後者以爲屬也則古之後大宗者不必親昆弟之子矣凡同宗之子皆可爲之則固有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者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者使一從所後者以爲屬則當一從所後者以爲服然未聞有爲其父母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者而一從期年是以知天性之親先王未嘗割之使絕也故戴德王肅之疏有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猶

心喪三年其制服之重如此而乃欲易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故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即乎人心之安而已大宗雖重不可以奪嫡以其受於本宗者亦重也支子非受重者也使受重者後已宗非受重者後大宗可謂即乎人心而兩安者矣然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迺今以尊祖之故而令不父其父豈先王立教之心哉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猶女子適人而爲其父母也服

則降矣不貳斬於舅姑矣而父母之名猶存焉如使爲人後者去父母之名而降其稱及女子適人之不若也然則爲人後者於所後之親宜何稱曰在禮有之顧學者未之察爾禮謂其伯父曰世父世者繼世以尊祖也如以昆弟之子後伯父叔父宜稱世父伯母叔母稱世母於其沒也稱世考世妣而已於所自出之親宜何稱曰宜稱父母於其沒也稱考妣而已夫稱世考世妣而加其服主其祭所以明所尊也於本生

而降其服不敢與于祭仍稱考妣所以明所親也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而立後之義盡矣

### 立後論下

古稱爲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爲父後也必適子乃足以當之適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爲小宗之適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猶云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蓋適子之謂也古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爲之立後也惟大

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于禮未之有聞也古稱爲大宗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玄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爲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爲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豫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嫡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爲立後稱

謂之義不明而爲人後者伯父叔父皆易爲父  
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旣不行  
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旨矣雖然生今之世異  
居而無後則族之強無狀者或將攘其所有而  
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嗣之法雖與古昔殊  
科而弭禍亂以敦彝倫亦律令之所不廢也若  
昆弟同居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又從而割昆弟  
之子以爲子則於禮無當矣迺今細民之家惟  
利其昆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焉

分其支子以嗣之將以併其所有是先王明倫  
之教反爲薄俗婪利之資也予家尊大夫小宗  
之適子也生伯兄暨予伯兄生二十六年而天  
予甚傷之又一年而予子崇蘅生予傷伯兄之  
不祿而嫂氏之無聊也嘗曰是當後兄又一年  
而予季弟生又十有一年而蘅之母天屬續之  
晨嘆曰蘅乎我魂依汝以歆食也予甚患之然  
欲措語則重傷嫂氏之心墨墨抱戚而蘅竟以  
斬衰喪其母又七年而嫂氏天屬續之晨亦嘆



曰蘊乎汝必後我食我計至官在予復患之惘然無以折衷也以其事兩請於尊大夫尊大夫艱然賜之書曰嗟乎小子成胡爲乎以明經舉進士哉在禮立後者惟大宗有之予非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爾之子適子也別籍異居者不得不立後以定亂爾之兄非異居者如此而漫云立後立後於禮何當况乎蘊之母所誕惟蘊也抑蘊本生之愛以後人弗仁強適子以後小宗非禮予譬則木矣一本而三枝一枝槁而

二枝茂未聞截茂枝之藁以接槁也且予儼然臨之而二子競爽不爲無後又何必割爾子以鼎立爲三也禮不云乎凡喪父在父爲主雖子有妻子之喪亦父主之統於尊也又何必以爾子之爲喪主也予旣得書頓首受命然猶懼邑人之弗察而訾予之薄德背信也故詳論之以明予心之始末云爾

阡陌辯

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經界壞解之曰凡田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其義非也蓋古者聖人計口授田編戶齊等八口之家母過百畝使人廬井有伍勞逸調平富者不敢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况乎涇渭豐鎬之間周家肇跡歷世營之其爲溝涂封殖之界尤爲嚴整故其民盡力畝畝其所入有分下無餘貲而上亦不得多取秦既承之隳圯成法尚功力闢惟利之趨尊獎兼弁之人以倡豪武而商鞅復開阡陌之禁受田者不復以計口爲限故阡之義千也陌之義百也或

規千畝而爲阡或規百畝而爲陌各從其便而購易之溝涂縱橫割畫自任於是巧猾之萌肆無品制上戶累鉅億之鏹占業侷封君之土行苞苴以干宮陞養劔客以威黎首而人主方貪其賄潤殊禮寵之若烏氏以牧豎比諸侯幾清以攻丹稱國賓至於下戶踣躄無所跣足乃父子蓬首奴事富豪躬率妻孥爲之服役故雄擅者席餘而日熾單陋者躡短而歲蹶當其時秦家雖計效睫前收旦夕富强之利而黎民苑憤

無復安堵之思易于倡亂此阡陌之開爲之禍  
本也如直以東西南北爲界而云盡壞其溝塗  
封殖之舊以爲田號爲地無餘力則脫有水旱  
胡以恤之是自斃也雖至愚者不爲而商鞅欲  
以富彊其君必不然矣

知來藏往辯

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智者陰陽之分也  
夫陽流於天而陰凝於地陽施而陰蓄者是以  
火日外光水月內朗施蓄之象也內外異而明

同焉陰陽之靈也陽之化爲魂陰之化爲魄魂  
體清而魄體粹魂魄也者心之精爽也魂強者  
能悟陽之施也魄強者能記陰之蓄也魂之靈  
爲神魄之靈爲智神知來而智藏往者也來無  
形而往有象知之者逆探於無朕藏之者取證  
於已定也聖人陰陽合德者也故神智兼焉易  
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而天弗  
違者神以知來也後天而奉天時者智以藏往  
也孔子贊易而推消息盈虛之運論世而斷因

革損益之宜非知來之大者乎他若聞萍誼而  
識楚伯悲獲麟而知道窮睹刑鼎而嘆晉之將  
亡均之所謂知來也序書詩而存治亂存亡之  
故作春秋以明君臣父子之道非藏往之大者  
乎他若聞衛亂而悲季路之已死聞魯災而論  
桓僖之必及舉衛之多賢而徵靈公之不喪均  
之所謂藏往也故藏往也者事定於彼而懸斷  
於此證之而無不合之謂也知來也者事隱於  
終而預測於始俟之而無不中之謂也是故聖

人範天地通晝夜達鬼神究生死不龜卜而昭  
不籌策而計不巫覡而禱其於吉凶禍福修短  
出處之分莫不烺然若別川陵而畫黑白矣第  
不欲使人信泥必然之數而廢棄當務之急故  
其行也勤而不惰其言也引而不發以不可苟  
者任之已而以不可卻者付之天非若後之星  
家術士牽綴讖緯談說災祥巧發竒中以眩人  
趨避之心也故聖人之知來藏往也以理術士  
之知來藏往也以數理有常而數有限數之所

值徃徃有中不中之殊焉人有恒言曰聖人無死地非必聖人之束身滌行而不陷死所也知微知彰與天陟降卽有暴客欲以不義戕之自不可得故舜不避於浚井禹不惕於龍舟成湯不辭於夏臺文王不殄於羑里其所以通於死生之際者亦審矣孔子戒心於伐木而嘆桓魋之不能違天是知其履危而不躓也夢奠兩楹而慨泰山之將頽是知其殂落之有辰也故曰聖人陰陽合德者也智無不通而神不可測故

知來藏徃兼之又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著之數七七者陽也故動而知來卦之數八八者陰也故靜而藏徃又曰猩猩知徃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徃猩猩陰魄之盛也故沉凝而多血乾鵠陽魂之盛也故颺疾而知風以此證之則知來藏徃之分屬於陰陽魂魄者益晰矣

若曰仁義禮智信字解

或問五常性之德也而原於心同條共貫者也

然而制字之義率瑣綴庸蓄於道無甚發明何哉曰字學之廢久矣體制數變而訓詁失真其結構之形已非本始求之古文則散逸而無考今文又多簡畧而不足觀此字義之所以難解也且五常之名何始乎洙泗已前未之有也合仁義禮智而名爲四端自孟子始因四端而以信益之名爲五常自董仲舒始然則五常者後儒談道者之雅言也非古昔制字時本旨也即使盡得古文而求同條共貫之義已不可得况

今之所行又非古文乎故蒼籀之書僅存孔壁竒怪難窺今之所行則李斯程邈之述撰也斯邈亦名家藝士爾於道未必有見且其時篆隸並行而楷書踵作蒼籀之遺什失八九日趨簡畧緣今文而索義宜其於道無所發明也嗚呼古文不可考矣姑即今文而解之則仁義禮智信五字之義皆從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歸必以意逆之乃可得理也故仁字從人從二孟子曰仁者人也故從人仁者無不愛也兼

而體之故從二愚則以爲移二以冠人則爲元  
元者善之長也仁之體也說文以二爲聲則無  
謂矣或書作忝而說文亦曰干心爲仁唯仁人  
乃能通合衆志則又一意也義字從我從美而  
省味之美者莫腴于羊故美字從羊而義之意  
宜也我行之而物宜之其斯以爲美故從美而  
省以加我爲義說文以爲已之威儀也是以儀  
釋義殊不知儀從義生者也引儀以釋義本末  
之錯舛矣或書作誼言而宜之乃爲義也尚書

曰遵王之誼今書作義則自唐明皇始也禮字  
從示從豐示即祗也神號也豐者從豐而省象  
豆之戴物盈盈然也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先於  
神故從示儀物不可以不盛故從豐以豐而諧  
禮故轉聲作豐也或書作礼乙者馭也古者馭  
至則事神以求子蓋玄鳥郊禘之典故以乙合  
示以爲禮斯又牽鑿之解矣智字從知從亏從  
凶今省作智智者必有言故從凶從亏凶者詞  
之氣也亏者氣之形也言不窮則氣亦不窮或

通作知知者合矢口以成文其捷給之狀若矢  
然故從矢而口又言之所從出亦從弓從山之  
意也信字從人從言人之信必因言而後見或  
書作訖亦以言出於心乃爲信也大抵小學之  
教廢而字義不明雖有爾雅一書專於訓詁而  
不推體制之所由起許叔重作說文以解字而  
體制畧陳徐氏兄弟又從而釋之爲世宗尚然  
皆膚淺於道無所發明顧野王因說文而作玉  
篇袁集益廣然說文主於篆學而玉篇雜以隸

書篆隸並行體制益混嗚呼安得一覲古文以  
校得失復興三代之典章也

啖河豚誠

少聞長老言河豚美而毒庖治不謹能立殺人  
無救者因喟然曰豈其爲人而可殉口腹以蔑  
父母遺體耶漢諺有之食肉不食馬肝不害爲  
知味豈必河豚哉自是往來吳下每春水新生  
荻芽纔茁則河豚大上屠掛鬪肆富人爭高價  
市之目爲珍品非上客不出時時有召食者說



予千方弗啖也嘉靖庚子正月十三日客長洲友人陸惟臣出河豚勸予予拒猶往歲既而見座客爭啖心蠢焉不持竊念曰豈其殺人而客以徵死耶試下筴以指所納唇兩間果絕美異他魚然猶惕然若餐烏喙而背浹汗也翌日袁子求之召食亦出河豚作吳語詰予曰儂啖幾所予曰戒之四十年昨啖指所知味矣求之笑曰對河豚不大嚼烏足以論知味哉因劇談河豚之美肥艷甘芬即熊掌猩唇不過也心益蠢

蠢焉不持又竊念曰豈其殺人而昨者無恙耶遂與求之共啖之愈啖愈美空其盤潘屬饜而罷夜半就枕喟然曰尤物之誘人如此哉夫天下之物有大美者有大惡矣深山廣澤龍蛇生焉欲堂詭厦鬼魅瞰焉蛾眉犀齒者洞房之狎賊也磬腰簧舌者通衢之暗獲也巧宦盈福者道家之忌符也君子不惑流俗之見而介獨見之明故譽問未終而災害弗逮也夫河豚中包酷毒外以淫味誘人即使冒昧食之而可以卻

疾引年猶惴惴焉不敢輒厝况乎懷疑蓄怵僅以膏腴媚齒舌而已也夫予知其然而且啖之是不明也戒之四十年而破於一旦是無守也不明而無守者不可以立德而又安能商度於口腹軀命輕重之間哉今夫酗人之嗜酒也其初非不知腐胃爛腸之疾也久之而無驗則酗益沉矣貪夫之嗜賄也其初非不知敗官頽譽之耻也久之而執法不懲則貪益恣矣桀紂之嗜殺人 also 其初非不知剗腹斲脛之慘也久之

而弼言不入則虐益熾矣然而酗者死酒貪者死賄桀紂死於殺人皆忽於始而隳於終也故孝親者不馳九折之坂儉德者不過朝歌之邑豈折坂之必摧轅而朝歌之必淄行哉誠茹苦勗志以沒齒也予感河豚之事傷雅操之不篤因著其說以自警焉

題余都閩籌邊封事後

予嘗玄覽當世之務至論三邊未嘗不竊嘆深涕淚也廼者軍政不綱逆節連起戕殺主帥以

抗王師可謂大變而議者廼欲一切姑息以禽  
犢撫驕子煦嫗愈深而悍愈甚莫可誰何況乎  
吉囊諸酋擁衆河曲居則以固延爲委積出則  
以宣大爲裹糧冒頓之禍浸淫復起而又有逋  
逃臣妾爲之鄉導蹂躪邊境所至爲墟勢亦棘  
矣夫在內爲姦在外爲宄姦宄交作釁孽橫滋  
卽欲苗薈而髮櫛之安可得已此則邊患之大  
可憂者也夫自嘉靖以來三邊之變五六作其  
所以藉口實而逞兇頑者大歸以糧餉匱乏爲

辭夫糧餉所以匱乏者豈真士馬糜費然哉制  
帥不得其人百計掎克婪鄙者以克囊橐奔競  
者以市轉遷士飢寒而不恤馬玄黃而不顧含  
憤積怨上下爲讐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  
不殲則後尤益效內交不固則外侮橫侵亦勢  
所必至無足恠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掎克者  
豈其心獨無廉恕乎哉命懸中朝榮辱生死惴  
惴臨之自非深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  
託要津聊以保位而免禍也且予聞之出疆而

遂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廉頗爲趙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獎率義勇以捍疆圉迺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苦操文法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閫議雖嘉必從中覆苟米山可倚卽喪敗亦掩若萍跡無依雖凱捷不錄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通賂不足必掊克以益之是以邊儲易虧而士怨易起且祖宗立法經畧周詳雅知轉運之

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闢屯田賦子粒以省轉漕懸鹽引之例寬其法比厚與而薄徵以代飛輓脫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都門號召富人走芻粟以實塞下卽百萬之儲旬月可集迺今屯田廢于兼并子粒逋于催科虧損邊儲什已三四况乎鹽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弊皆由瑣尾之子駟贍之才剝削錙銖以邀聲譽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喪其資斧使人搔手而不敢爲以致一切軍儲仰給大倉此以內帑然且不足彼

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哉故曰明核米鹽者可  
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  
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家難以飫三軍之食何  
則小大異謀取舍之分不可淆也夫士怨既起  
則主令不行制帥不得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  
邊備之大可憂者也夫以邊患籌之則如彼以  
邊備覽之則如此皆利害彰彰明者議者缺此  
不談而區區然繕城堡犀器械習騎射覘烽候  
覈功級以爲大務是之謂忘本而圖末不能破

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襄陽余大給  
傑士也以秀才談兵經營四方致位都閫其言  
邊事皆目擊耳聞匪由途聽試以予言質之余  
君以爲何如也

邂逅集跋

虛巖周子山澤癯容攻枯澁澹凡世態所好聲  
色貨利無一艷羨於胸中而銳情詩苑羨墻所  
見莫非風雅夢寐所及不廢吟哦用心亦良苦  
矣昔人有言詩能窮人而反之者顧云非詩之

能窮人也詩必窮而後工竊謂此直反覆語爾  
非有兩義也蓋詩非苦心力索不造佳境人苟  
苦心力索以爲詩則所以謀其身家者一切踈  
畧寂寞枯澹亦所甘餐勢必窮而後已若分其  
心以營利祿較差除之淹速計生產之盈虛則  
其於詩也必不工即使對客揮毫殆亦煙雲之  
生滅爾故曰詩能窮人人窮則詩愈工此直反  
覆語爾非有兩義也夫吳下海內之文藪也迺  
有皇甫昆季金宣王振靈萃一門而周子操觚

染翰頡頏其間相得驩甚華陽公贈之詩云臨  
河憶雄論望斷月邊槎其所推獎可謂不凡去  
歲周子引邁武林聲聞臺省乃有文谷孔公龍  
岩趙公古冲李公皆藩臬重臣倒屣延欸待以  
上賓而周子以韋布頡頏其間相得驩甚文谷  
公贈之詩云幽討形骸失貧交意氣齊龍岩公  
贈之詩云衣染煙霞氣心將鷗鳥知其所推獎  
又何如也頃者周子尋盟再至放浪湖山乃有  
鈞玄沈子雙湖繆子同展玄襟遨遊匝月二妙

先歸而周子又與霽山王子望洋劉子南衡童子覲晤論文便申倡和嗟乎分庭抗禮莫匪名公煦沫所濡咸成珠玉予乃知詩能窮人而亦能貴人重人如此也周子嘗言文章不朽之上務也安期羨門不可見而神僊之名存屈宋班馬下及李杜韓柳諸家不可見而文章之名存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爲末世者也聆於斯言其所抱負信不凡矣周子之來題詠甚富茲所裒集特其傾蓋偶陳非其全者故題曰邂逅集云

書卧疴問對後

在昔英哲撫時蓄係徙倚無聊恒有託言寫其寤噫若東方朔之客難班孟堅之賓戲楊子雲之解嘲蔡中郎之釋誨崔亭伯之達旨雖經構殊華而杼柚同制味其詞往往嘆老嗟卑含涉譏刺有國風簡簡之容焉夫安土能愛者仁之守也知足不辱者智之經也古之君子受爵必讓非其才之弗逮也三命益共非其德之無當也蓋勞謙者抱集木之惕敦良者寡侈箕之辯

故能都高危而不傾逢顧頡而無悶也胡爲乎  
羨便捷之利而動遲暮之悲哉我憲長顧公金  
玉兼資追琢令範抗浮雲之志耽考槃之適雖  
跡寄塵寰而胸藏丘壑神遊竹素而氣矯虹蜺  
釋褐兩紀方登外臬揆之巧宦僉謂濡稽而公  
秉德彌冲撝謙愈下長負循墻之懼時萌返服  
之思頃者吏事偶紛精神適疲箠朴歷其瑩聽  
牒案汨其玄襟遂爾拂袖須臾飄然長往鱸尊  
存故類張翰之臨風松菊縈懷肖淵明之解綬

緬其寄託曼薄層霄民吏扳轅憇留覲袞然而  
歸心未救懇䟽猶陳復作卧疴問對一篇以宣  
意指讀之不勝抑引自比顓蒙夫以年方強仕  
而遽想懸車望急時須而自甘投劾豈其矯拂  
本出悃誠允矣德盛禮恭之言振潔履高之操  
也豈若曼倩諸子低昂世態嘆老嗟卑者哉予  
不佞頃亦圖歸竊比雅尚儻塵緣或斷恬願早  
諧則六藝芳潤之莖相偕采擷五湖煙水之興  
駢與翱翔矣





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  
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都者四  
南海夜郎者各二矣雖踪跡未遍於埏垓而耳  
目已超於圭筆况乎瑰山恠水艱苦備嘗露宿  
風飧形容漸槁追陳踪於疇曩未歛嘆於來茲  
譬彼雪鴻同諸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是以  
靈運牽絲載謠東道安仁憑軾爰賦西征皆以  
寫玄覽于一時理羈愁于異禩者也予旣慨往  
事之莫稽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役載筆

途次條刺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語言必  
核於真見嗟乎子長遠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  
少游屬情款段不失愿慙之名雖趣向不同而  
分量各得迺予行能綿劣運命軼軻進不攀龍  
見之英退不比蠖屈之彥玩愒日月汨沒塵埃  
悼徃懷來祗增侘傺爾書藏篋笥以誌兒曹嗣  
有行遊編次左簡

嘉靖十七年予自京師還家稍遷廣西布政使  
司左叅議服侍二親不勝違戀徘徊棗梓奄忽

判年將以七月七日啓行或言辰值孤虛七殺  
當道不利舟車家人難之予曰陰陽者家胡可  
泥也明王敬授人時率作興事而已屑屑忌諱  
使人多畏豈治曆者之初心哉曩歲南都秩滿  
撰日言歸已而大雪載途夙期竟爽膏車霽發  
或言辰值往亡而歸心刺促蹕寧宵行抵家無  
恙安在其往亡也迺今憑程已棘義不可需遂  
以是日祖南城親友罕覺匆匆飲餞者江十丈  
陸子中而已同登六和塔未及二層而徐九丈

徐孟文江子京追至攀躋絕頂旋覽江湖命酒  
高談離愁都豁塔中有宋湯思退賈昌朝等彙  
寫佛說二十四章書法殊體步驟鍾黃南渡君  
臣荒度游衍蔑恢復之心此亦一驗也惆悵久  
之已而疊岫啣規林飈颯鬢憑虛遠眺渺若凌  
雲興盡而休時亦逮暮矣洗筆於噴月泉滿引  
三行抗手而別是夜四更發舟翌日已卯過富  
陽會知縣龔善治乘風行二十里宿湯家埠庚  
辰過桐廬會知縣何經遂遊桐君祠乘風行三

十里宿嚴子陵祠下携兒藝蘅登釣臺時月色  
滿江蒼煙盡刷寒露浙浙墜草間隔岸越山咫  
尺可數亦竒觀也辛巳過建德會通判潘嗣冕  
儀是夕宿二河壬午過蘭溪訪董暈暈以孝行  
辟舉授思南府推官曩予按察思南禮之加等  
旣予東歸而暈亦引年解職矣行二十里至新  
埠宿焉癸未過龍游龍游春秋姑蔑子之國也  
傳言越代吳而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是已其  
城墟在穀溪之南行二里許登翠光岩俯瞰晴

江濃綠可染還舟風雨大作又三十五里宿安  
寧鎮甲申謁趙清獻公祠祠濱河去縣二十里  
午過衢州會知府李邦良遂府治故有土埠壅  
庭號小蛾眉峯或言郭璞墓也遷之不利太守  
且郡多火災至者通封殖樹大如斗李君欲遷  
之吏民懇祈弗許竟遷之掇得石笋一枚長六  
尺許勒云唐乾符中刺史李穀置盖玩具也歲  
久湮沒土中形若覆釜遂訛爲郭璞墓云乘風  
行二十五里宿石塘街乙酉至常山會知縣吳

襄遊集真觀觀有閣憑虛特立最宜登眺遂遊  
白龍歸雲二洞白龍洞懸泉滴瀝莫測其源洞  
口架屋三間乃開化方思道豪倡義營構者水  
活活循除行出漚深潭傍有巨石垂入若渴虬  
之狀循白龍右崖迤邐數十步爲歸雲洞窈黑  
非秉炬不可入其名則晉江梁宅之懷仁所勒  
也宅之才子嘗識面彭城眉目姣好摘辭或如  
舉進士踰年而捐館王勃李賀之悲古今一揆  
矣惆悵久之丙戌早發常山午憩草萍驛驛南

里許有坊曰兩浙雄鎮過此則江西界矣薄暮  
至玉山是日中元節也月色皎朗携兒露坐鄉  
思悽然夜分乃罷丁亥早發玉山濱河有坊曰  
八省通衢乃李先生時行巡按時建而予爲碑  
記者溪水淺澁以小艇昏黑抵廣信會知府趙  
振夫鏜同知徐尚賢官是夕艤宿南門鄒謙之  
守益應檄北上邂逅月下坐浮橋而語戊子訪  
給事中呂惟德懷往予刑曹時呂君以貢士歷  
事又與謙之論學新泉別且十年矣亭午發廣

信過錢倉石石圓如毬浮突水面高可十丈相傳有漁翁泅石下得古錢一斛遂以起名而土人又稱捲績石也乘月過黃龍灘宿鉛山河口已丑過弋陽誌言地多禽魚弋者叢集因以名縣或曰山有巨石礪如弋文或曰溪流如弋薄暮至貴溪會知縣朱默庚寅訪諭德江茂穀汝璧寺副江于春以朝薄暮至安仁會知縣陳慶朝辛卯至餘干餘干者餘水之干蓋吳楚越三水之餘也故又名三餘壬辰至鄔子驛風作不

克行癸巳發鄔子八里許爲鄱陽湖口時風止波平淼渺萬頃遇河南叅議周大卿相停橈移時別去至王家圩宿焉甲午至南昌會巡按御史景濟之漆布政使夏舜俞邦謨叅政潘薦叔潢叅議王在叔璣按察使劉士奇儲秀副使陸肯堂堂徐子升階僉事徐朝重萬璧知府程仲朴資知縣吳瓊牟朝宗頃之覲巡撫都御史胡公岳遂遊滕王閣閣臨章江之左雖宏麗已非遺構而南雲西雨之景彷彿具之還入鐵柱觀

晉旌陽令許遜斬蛟之所也遜善以道術禁治妖蠱時豫章有蛟害遜飛劍斬之穴地立鐵柱施八索以鎮地脉出地二尺有咫水怪屏息還謁徐孺子祠祠在東湖南洲乙未弋陽王以詩畫來遺且曰寡人願有請也遂往朝之設宴便殿出解大紳遺墨一帙風骨婉媚逼真子昂嘗在吳中閱解帖古拙似紫陽體心固疑之始知僞售惑真者不獨一解帖也丙申早發南昌過市汭驛風雨移時而霽至長湖宿焉丁酉過豐

城城西南三十里爲劔池池前有石函長六尺廣半之張華雷煥掎劔之所也戊戌至新館距臨江府治十五里水涸舟膠知府李仲占易來訊已亥至新淦淦水發紫淦山入于章江別有金水與淦水異源而合流所謂金川是也庚子家君誕辰焚香率妻子遙賀乃發至峽江峽江故新淦地嘉靖五年分建縣治于此訓導譚敷來見辛丑仲秋朔早發峽江至吉水吉水者吉文之水也爲贛江支流曲折洲渚間狀若文字

以爲吉祥故以名縣壬寅早發吉水過螺山謁  
文丞相祠午過廬陵會通判汪堯卿舟所鈇十  
字一枚題曰保大二年五月置重一千三百斤  
相傳南唐造戰艦以此係纜者乘風行三十里  
宿張家渡宋名將康保裔祠在焉癸卯至淘金  
驛十里許宿袁吉渡甲辰過泰和會知縣廖師  
文世魁遂登快閣時秋霽天高澄江瀾望是夕  
宿浩溪驛乙巳過萬安自此至贛縣溯流三百  
里間爲灘者一十有八類磯齒齒星散波中或

起或伏舟行其間曲折趨避稍與爲忤靡不顛  
淪而天柱皇恐二灘尤其綿絡里許石骨崢嶸  
舊有二十四灘五代時贛水大發乃沒其六云  
是夕宿蓮津丙午乘風過皂口攸鎮二驛宿石  
人堤夜雨達旦丁未冒雨至贛縣贛縣在唐宋  
時爲虔州紹興間有寇警以虔字虎頭所兆乃  
以章貢二水合流名郡爲贛也貢水出汀州新  
樂山章水出南安聶都山二水東西流合于城  
北本瀨字而省作贛然瀨音如貢無幹音者豈



方聲與時江水驟漲賴北風以行帆檣輕矯榜  
人歡呼若神助者會副使侯世言緘知府康德  
清河通判謝俞卿邦信戊申覲巡撫都御史王  
公德深浚遂遊天竺山舊有寺爲韜光禪師所  
居白樂天有詩懷之蘇子瞻所謂香山居士留  
遺蹟天竺禪師有故居者是也己酉登鬱孤臺  
臺高數仞水光山色盡出几席履舄之間趙抃  
詩云群峯鬱然起惟獨此山孤是也庚戌 萬  
壽聖節行賀禮于水西驛遂發贛縣自是貢水

已分至庾嶺皆章水矣不及九牛驛三十里昏  
黑宿接官亭辛亥大雨至南康會知縣陳徠壬  
子過小溪驛三十里癸丑不及大庾二十里皆  
野宿江中甲寅至大庾會知府許士未繼同知  
侯孟學廷訓同遊寶積寺壁間有張汝弼草書  
數十行蓋守郡時作者乙卯早發大庾過梅嶺  
漢兵擊呂嘉有庾將軍者戊此故名庾嶺以其  
地多梅又名梅嶺危石久疊登陟甚艱唐開元  
間左拾遺張九齡開鑿成路民皆便之故有祠

在焉祠旁有雲封寺白猿洞卓錫泉放鉢石唐僧盧慧能行禪之所也嶺上有叱馭樓過此即廣東省界矣自此至番禺有建瓴水下岑樓之勢故漢武帝命五將軍伐南粵而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其兵先入其功居多亦地勢之利也薄暮至保昌會通判譚璣推官方表民訓導金英尤舜俞丘玉是日中秋節也丙辰雨午霽發保昌過黃塘十里許宿焉丁巳過平圃至曲江會通判秦從熙武曲江者以滇武二水抱城

回曲而流故又名相江也滇水出庾嶺武水出郴州經樂昌縣韓退之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樂昌瀧者是也城南有逍遙臺隋刺史薛道衡所建夜宿濛裏戊午遊南華寺寺當曹溪之上慧能居之故有衣鉢存焉鉢色非木非陶沃如髹漆其光可鑑嘉靖初莊渠魏子才提學嶺左槌之僅存方寸還過清溪至英德會知縣吳珠教諭鄭泮訓導周本此地多怪石扣之有聲者上品諺云峯巒聳秀岩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

聲此相石訣也是夕宿橫石磯巳未過中宿峽  
峽上有飛來寺兩山峭削中通江流午過清遠  
會僉事李廷儀文鳳教諭羅勳訓導張朝是日  
連過回岐胥江二驛庚申昧爽過三水至高要  
會同知許仕昭知縣陳豫章教授莫磷訓導何  
倫徐仲叅將程本虛鑿助教諸子興傑辛酉發  
高要宿六步壬戌過新村遊三洲岩中空可十  
丈許鍾乳垂結多若獅象虬魚鍾磬之屬故又  
名玉乳岩也是夕宿舒塘舖癸亥過德慶會推

官汪九齡學正陳宗器是夕宿羅房羅房淥水  
故廣東省地今爲徭人所侵每歲逋糧者七千  
石矣甲子過封川會知縣王用璽教諭諸緒訓  
導林賢去此十里許過清江口即廣西省界矣  
是夕五更抵蒼梧乙丑知府朱鴻漸同知陸任  
忠通判傅燦林祿知縣項寵教諭周文興來見  
頃謁提督侍郎蔡公廷彝經安遠侯柳公珣會  
叅政林舜卿士元是夜大雨如注丙寅雨不絕  
江漲蓋大江自西來者爲黔鬱二水黔水發源

牂牁經南寧而下漢伐南越使馳義侯發夜郎  
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卽此江也自北來者爲灘  
水發源興安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卽此  
江也二江至此乃合流而東丁卯霽午發蒼梧  
十里許宿廟口自此至省城皆溯灘水而行以  
灘名者三百六十中有五十四冲皆獯獯出沒  
之所戊辰至龍江雷雨已巳宿古攬堡庚午至  
龍門自此至平樂則山愈高水愈急頑磯漫渚  
隱見波中兩岸密菁叢林表翳寇戎踰伏

徂閭賈舶操長竿鈎舷而剽之官兵督捕卽狝  
竄麋跳不可踪跡嗚呼天之驕子豈直北虜爲  
然哉辛未季秋朔宿于鰲洲繁星滿天雷電不  
徹鬱蒸之氣無異伏中壬申北風飄蕭肌粟憤  
起粵嶺氣候信難測矣是夕宿昭平過數里許  
爲雷陂峽已上兩岸諸山參差骨立色若積鉄  
狀若植戟又如卧虎蹲獅不可射彈草木鬱蒼  
聯厓委谷岐岐嶷嶷茂若禾麥秋冬不零賈舶  
魚貫水滸一月九關非軍麾導衛不敢徑度猿

狄夜嘯虎豹晝行數日之間不見人煙者二百餘里雖險隘已極而山明水秀恍若畫圖亦嶺外絕景也癸酉宿勞鹿灘甲戌宿大同乙亥不及平樂縣二十里丙子至平樂知府蕭一中同知周訓知縣黃价教諭鄒魯來見頃會布政使祝堯緒續副使翁仁夫萬達錢振之鐸平樂在唐末時爲昭州至元乃改平樂蓋自蒼梧而北灘瀧險惡至是始平故曰平樂又以江水近府始迤演故曰府江丁丑早發平樂自此已上諸

山皆離離落落似斷復連兀突平原若雕若琢瓌狀詭態不可殫論令人左送右迎惟恐一竒之失也平樂已下山川又不足羨矣是夕宿陽朔縣戊寅早發陽朔不及南亭二十里宿畫山已卯早過南亭時秋霽風清桂花盛發香氣馥郁冉冉自岩谷中來桂林之稱良有以也薄暮宿廬田市庚辰過穿山有穴通透望之如月輪掛空也早至桂林時藩臬諸寮皆以公事他出獨按察使陸選之銓僉事李稚大義壯在省徃

予爲儀制員外郎時陸君郎中李君主事尋皆  
星散睽越者九年矣復聚會萬里外又無他寮  
參焉亦奇事也頃會巡按御史鄒廷俞堯臣副  
總兵張文治經都指揮使余承甫恩辛巳知府  
楊沔來見壬午宿城隍廟癸未昧爽奠禱于神  
省寮無一在者遂以是日到任署印自發錢塘  
至此凡六十四日

覲賀行

予以巳亥十一月分守左江草竊紛紜瘴癘沉

鬱岬岵之思無間日夜嘗戲署卧榻云嚙骨不  
若吞氈遠宦不若力田聞者以爲新語云會有  
藤峽之後軍需旁午未敢圖歸明年五月訖事  
皇上建大本貞萬邦故事省官表賀而予以序  
見行擬便歸覲喜不可言迺以閏七月朔日丙  
申發左江越十四日巳酉至桂林時屬郡表箋  
未集予欲乘暇遨遊諸山而省寮方以簿書交  
際參差莫偶予笑謂衛兒曰乃翁乘興獨往爾  
十七日壬子遊疊綠岩中空斗折石戶硤研淒

風逼人炎囂屏息故又名風洞也緣北厓則江  
上諸山旋簇如畫南麓聚景亭所見如北牖而  
昭曠過之遂繞寶積山穿華景洞空明軒敞可  
布八九筵前瞰方塘秋水澄澈後臨絕壁有平  
石可坐三四人爲飛雲閣右厓卧龍岡有諸葛  
武侯祠疊綵寶積二山皆在城中其南麓大街  
山脊隱隱隆起有碑書桂嶺二字宋所立也其  
時帥守監司過此卽有任子恩然此不在五嶺  
之數予旣還憇洞中徘徊倦起宗室經舍者以

榼酒盃菽餉予曰聞君發興願助豪襟便與藉  
磐石笑飲三觥而去翌日癸丑陸選之李稚大  
聞之以詩嘲予有貪竒凭枯藤畢景忍枵腹之  
句予續占一聯云離群屏喧嘩會意屬幽獨二  
君笑曰將謂我輩獨無豪襟耶會給事中朱敬  
之廷臣以使事入省省寮祝堯緒洪王方輦約  
予酌朱君隱山予曰昨望虞山有竒趣已神往  
矣姑畢我願乃追隨爾遂出北郭五里許陟虞  
山謁舜廟廟後爲二妃祠祠後爲韶音洞南軒

張敬夫所開發也石門窄隘中長十有三丈朗  
然虛明北戶清江橫前水石相激爽氣披襟爲  
皇澤灣以小筏沿江南轉爲黃陵洲洲上竹樹  
藹鬱可風並岸爲南薰亭瞻對江山秀色可攬  
遂繞城西去十里許憇張氏園副總兵公別墅  
也其植多榕多蒼筤之竹少選徑田中入朝陽  
洞則朱君暨省寮咸集矣隱山舊有六洞惟此  
可尋懸磴層起北戶絕壁百尺俯視木杪洞中  
有磐石勒爲棋枰俗稱爛柯石山下舊爲巨湖

七百餘畝唐刺史李勃所開可以方泳芟荷煙  
雨綵鷁牙檣景物之美吳武陵記之甚詳尋就  
堙涸宋經畧使張維復濬之瀦水滄泓增置臺  
榭植竹藝卉侈於前觀元季爲田迄今荒壤蔓  
草狼藉狐兔之居惟蒙溪澗澗猶存一帶陵谷  
遷易亦可嘆也遂携榼而西穿回龍洞洞口廣  
坦可布六七筵浚澗中斷駕板橋渡之攀蘿陟  
巘有亭翼然時返照射人涼飈揚袂洪君曰振  
衣千仞岡此其近之衆曰然遂揮翰揭之爲振



衣亭也循厓右轉扶竹欄而下過藥師寺謁慶  
元伯祠伯李氏 孝穆皇太后父也爲賀縣龍  
塘村人后初以俘媛入侍寔誕 敬皇甲寅偕  
諸僚及朱敬之遊七星山去城東里許錯落如  
北斗之形下爲玄風洞陰氣鬱烈盛暑如躡層  
氷凜凜不可久處傳曰空谷來風又曰盛怒土  
囊之口然諸岩洞亦有無風者豈地脉差殊與  
宗室約踰爲予言岩洞冬時温如附火蓋陽伏  
之徵也繞而西爲棲霞洞內極寬衍兩厓石乳

凝結刻畫崢嶸蒼翠清潤若佛刹畫壁頂懸金  
鯉鬚尾狎獵勢欲騰騫稍深即窈黑秉炬而入  
所見益奇瓌瑋百態其最肖者漁父施畋偃僂  
踏船彷彿若畫中多岐路云通九疑然未有探  
極者洞口有老君像傳唐明皇所置故又名仙  
李岩岩前有齊雲碧虛二亭今廢矣僕從亦貪  
奇擁入迷失道者六人經宿不可出翌日乙卯  
以燭出之遂偕都指揮使顧良弼以小艇穿水  
月洞泊訾家洲洲上舊有亭榭乃唐都督裴行

立所營而柳子厚爲之記者今皆蕩滅而環山  
洄江夸奇競秀之景猶存舊觀遂遊龍隱岩岩  
口臨江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夭矯長竟  
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文而化爲  
石也左有石屋寬朗可容百人頂鐫元祐黨籍  
一通以司馬光爲首豈諸賢削跡龍蟄於斯與  
緣磴而上舊有驂鸞亭宋郡守范成大所創也  
今改怡雲亭稍北爲月牙岩捫蘿而上石磴數  
十級厓室半懸形如初月故以名也還舟過花

橋泝灘水艤伏波山入還珠洞相傳昔有漁翁  
入此遭睡龍竊其珠懼而還之龍猶未醒也又  
言馬援征交趾載薏苡以而還旁有石柱去地不  
合者一線許乃伏波試劔石云此皆幻妄無據  
今洞中石上有巨人跡紋理如刺復有紫白二  
蛟長數丈蜿蜒相向有圓暈如珠直其首豈還  
珠所起名與舍舟登逍遙樓望海陽山湘漓二  
水所自出也同源別流南北分瀉灘水南下繞  
桂林合癸水漱伏波山下諺云癸水繞東城末

不見刀兵頃之屬郡表箋已集乃十翌日丙辰  
拜表導出東門還集風洞徑山中有二穴高數  
十丈仰望開然予曰其韜怪物者耶披茅而上  
可四十步峻絕無蹊便棄履躡之入初穴宛轉  
達於高層倚穴下瞰掉眩欲墜洞中有石板橫  
施可容兩榻遂命之曰巢雲洞予既歷諸岩洞  
亟與蘅兒言之蘅伎儀請往予曰卍角之子烏  
知山水之情哉蘅固請乃遣兩卒導之數日而  
盡歸曰天巧有餘而人力不足移寘蘇杭之間

當絕品矣是夕宿舟中已未解纜三司會餞於  
東城日中而罷陸李二君謂予曰儀部同寮至  
此復散矣蓋陸君已得報轉廣東右布政使相  
對淒然遂聯棹送至訾家洲而副總兵張君亦  
拏舟出餞邀二君同行七八里艤闔雞山西滌  
修竹一圍蒼翠可愛張君曰其下有君子亭舊  
年爲水推去予曰清陰若幄何以亭爲遂携榼  
藉草而飲薄暮二君別去時吏人已遣案牘已  
輸舉止蕭疎肩若弛檐移棹入南溪將遊白龍

洞暝不克登詰朝登焉岩扉呀豁畧肖龍隱其  
西爲劉仙岩異人劉仲遠飛昇之所乳竇窈窕  
爽氣淒清旁有履痕若攀躡之狀俗呼穿雲跡  
也還舟遙發過南亭驛遊甘岩岩若剖甃外窄  
中穹輪廣畝許以舸舩入焉西壁有泉側出渟  
滙岩中深可二丈下睒沙磧游魚如指者三五  
百頭往來追逐若與客戲者大抵桂林岩洞爽  
朗莫如龍隱邃奧莫如棲霞而寒冽寥寂兼山  
水之奇莫如甘岩之勝甘岩名義無取殆以泉

甘之故而土人訛爲官岩不可解矣是夕宿岩  
下辛酉至陽朔推官陳紱教諭黃文典來見壬  
戌至平樂僉事操君松邀予登鳳皇山三亭疊  
構巨松環繞俯矚城闔時返照橫江淨若曳練  
少焉嶺月半露景益清奇癸亥發平樂城東里  
許覽考槃澗魯般井廣丈餘汨沒草莽午過彪  
灘猥賊百餘人踈躋禦客舟人皇恐有棄楫而  
泅者予曰賊逼近若此而走以示弱是召之也  
遂麾兵逐之發毒弩交射矢沓如雨移時賊遁

去迺免是夕宿梢磯甲子過甌灘覆一從舟時  
江涸磯危舟行石罅每下一灘激浪過賴履險  
不陷殆天幸乎是夕宿上仰堡乙丑仲秋朔宿  
古欖堡丙寅二更至蒼梧丁卯辭軍門遂遊冰  
井寺有泉正出唐經畧使元結飲而甘之作漫  
泉銘隔江二里許爲火山故有火山無火冰井  
無冰之語宋知州任詔砌爲雙井右清左濁至  
今存焉先是予以家累在潯州託翁仁夫移之  
至是會於蒼梧因念仁夫年好離居不可不覲

乃以己巳泝藤江往別仁夫而仁夫亦以送予  
東下夜會赤水共宿舟中庚午同至蒼梧辛未  
朱敬之亦自桂林畢事而返遂方舟齊發仁夫  
相送過繫龍洲而鄉宦員外郎馮世立承芳亦  
送予二人同泊李家園祖帳爲別園中多修竹  
恠石蘭蒲橘柚有荔樹一株陰覆四丈許下羅  
石鼓七八座有石坪可奕右垣有泉潏然引之  
亭中石床刻道屈折流觴焉又西方塘磯石可  
釣亭榭無他巧而野趣天然亦嶺右所少壬申

仁夫輩別去夜半抵封川癸酉過德慶同知黎  
兆學正陳宗器以諸生陳沛等來見甲戌萬  
壽節行禮舟中不及肇慶十五里宿桂林村乙  
亥早至肇慶通判夏惟初淳以諸生陳九成等  
來見頃會叅將高正之誼談七星岩之勝因憶  
往在嶺南時曾檄知府朱全夫檢校岩室旣全  
夫落職而事遂廢閣於今六年矣惟初遂請予  
暨高君往遊焉會舉人潘士器廷楠秀才程愈  
偕至潘生予往時首舉士也程生亦優等促席

飲之七山皆骨立連絡一溪旋繞駕小艇沿洄  
面面可覽山水有岩惟圓屋最勝戶牖磅礴舐  
乳淋漓其底飛磴十數級有窓開然容光橫射  
洞口多恠石玲瓏紋如刻畫其最高聳者謂之  
崧臺抵暮還舟潘生爲予言端硯近無佳者成  
化中羚羊峽出奇石嫩軟如肪以刀剗之方圓  
隨製迎風乃堅有文成花卉禽魚之狀綵色爛  
然土人爭掘取之徃徃崩崖所壓守臣封之今  
不可得矣按硯譜論溪硯以子石爲上子石者

生大石中色理瑩潤蓋石之精者也未聞有嫩  
軟如肪者豈精粹之極殆石髓與硯以注水不  
耗而發墨者為佳鸚鵡眼為真今之有眼者不  
少矣而不耗發墨者難得也丙子至三水知縣  
郭梅來見丁丑風作泊胥江驛戊寅宿迴岐驛  
己卯中秋至清遠諸生孔昕等來見邂逅行人  
李孺徵兆龍往予試士番禺得孺徵首舉與之  
談舊抒懷中夜而罷庚辰會僉事李廷儀文鳳  
李君邀予同孺徵燕譽亭觀射辛巳發清遠三

十里過中宿峽登飛來寺寺前山水迴帶竹樹  
陰森彷彿嚴瀨後倚高嶺石梯百餘級飛泉浙  
浙下叢薄中俯視江流僅牽一線爾唐李翱詩  
有云一水遠赴海兩山高入雲許渾詩有云水  
曲岩千疊雲重樹百層者信也是夕宿太廟峽  
口壬午至浚陽峽風雨不可度泊峽口宿焉峽  
中有抄子灘牯牛石為舟檣之厄故諺云過得  
牯牛抄子灘移書歸去報平安癸未至英德教  
諭鄭泮訓導朱孔暘以諸生黃桂等來見風作

不克行甲申風不息宿龍頭岩乙酉風愈駛宿  
高橋舖丙戌宿牛輓灘丁亥邂逅進士譚宗元  
大初停橈移時別去往予試士南雄宗元所首  
舉也午至曲江會知府符錫通判秦從熙武陳  
邦進袞知縣胡德純教授何正教諭秦志道訓  
導張璣馮元吉陳繼爵頃之舉人譚紹崧及諸  
生黃城等相繼來見譚生曲江首舉士也嘉靖  
甲午郡縣列榜者二十七所而首舉之士無不  
中者餘皆優等或一案而連名七八矚然物色

無一崛起人下者謁張文獻公余襄公祠戊子  
發曲江過帽峯山山圓如首有亭據其顛若臺  
笠之狀往嘗與吳汝瑩登焉旋覽遼曠下有九  
成臺傳爲虞舜奏樂之所此去沅湘九疑之間  
尚六七百里山川隔絕安得有陟方之館哉然  
郡以此起名亦以蒼梧之野故爾泊平圃驛已  
丑泊始興江口庚寅泊古羅村辛卯至保昌會  
知府鄭左卿朝輔教授王朝賓教諭王蓋臣訓  
導金英尤舜俞丘舉張瑗丘玉以諸生汪一勺



等來見壬辰鄭君邀予登北城樓爲予言去此三十里山中有楊歷岩竒峯惟石飛泉瀉空空明可賞也癸巳南海指揮使馬汝礪金王汝賢寵來見二生舊庠士也薄暮李孺徵追至約汝礪汝賢度嶺爲別而汝賢以是日先行候我甲午早發保昌過鐵杖樓隋時有麥力士者能操鐵杖四十斤日行五百里爲汝南太守群盜屏息故以鐵杖名之其子孫尚有存者午度梅嶺嶺南多古松合抱者云宋漕運使蔡抗所植嶺

頭厓門對峙僅容兩騎漢初南越以此爲界史言越相呂嘉函封漢節置塞上卽此地也自九齡旣鑿而旅人遷客往來南海者悉由此行成化中知府張弼伐石輦路民益便之爲之歌曰梅嶺路二張關前張張九齡後張張汝弼是夕宿大庾公館會同知侯孟學知縣凌士顏教授孫邦彥訓導李郁王欽黃紹文余文元乙未季秋朔謁孔子廟廟中有蘇子瞻劉器之江民表像石刻存焉學左爲道源書院昔周茂叔爲是

郡司理而大中程公以興國令攝通判事遣二  
程子從之授太極圖說于此理宗時勅建道源  
書院御書其額有石刻周子像遂登鐵漢樓張  
汝弼所建以劉器之故環覽郡城銳若魚形故  
名魚城也丙申暨汝賢遊東山寺寺去城里許  
石徑盤曲林木叢森趣頗幽雅山半有泉可引  
爲石床九折流之作亭覆焉薄暮登舟聞馬汝  
礪以昏黑過嶺夜半遣人迓之而汝礪待明石  
佛寺亦遣少從覘予起居月暝呼舟不得遂兩

失所徃翌日丁酉予所遣人回報言至嶺下無  
消息問來人亦言夜半無官人過此者予意汝  
礪不果來也遂登舟行三十里汝礪遣人馳至  
具言所以且聞孺徵亦以此日度嶺然勢不可  
復返悒怏久之是夕宿楊口村戊戌早至小溪  
驛則孺徵已兼程陸行駐驛矣遂淹泊一夕而  
別己亥泊南康縣庚子至贛縣會副使余舜臣  
夔知府康德清知縣蕭善登辛丑覲巡撫都御  
史吳公仁甫山壬寅早發贛縣雨泊攸鎮驛癸

卯九日亡妻忌辰旅中廢祭午過萬安會知縣  
黃鳳翔宿浩溪驛甲辰過泰和會知縣王春復  
縣廳有明德堂三字文天祥所書也訪給事中  
曾汝誠忤時以言事落職夜泊廬陵乙巳會知  
府李清午過吉水夜次相江丙午會僉事李相  
以臬司表文同入賀者連過峽江新淦二縣去  
峽江四十里爲玉笥山道書所稱十七洞天八  
福地者是也時月色晶輝平江玉瑩順流而下  
客思飄然初更過大洋洲秉炬謁水神英佑侯

廟俗稱蕭老官者是也蕭氏世家開封宋咸淳  
間蕭蘭芳者其父爲吉州刺史卒葬此洲因家  
焉已而蘭芳以神道顯於鄉曲奉爲水神永樂  
中裔孫蕭大任復以神顯啖白石一拳端坐而  
歿其後鄉人旅江湖者徃徃見之遇風波禱之  
卽息時遣中官下西洋取寶物遂奉以行舟楫  
利涉 文皇帝嘉之封英佑侯而景泰成化中  
累有諭祭其遺骸以木桶盛之貯廟東廡江湖  
榜人無弗崇信之者子孫繁衍數百人云夫神

恠之事孔子不語然不可謂絕無也若蕭侯者  
獨非神且恠者哉二更至清江新館會知縣沈  
茂德儀同鄉舉士也坐語五更別去我舟亦發  
翌日丁未過豐城泊市汭驛戊申恐省城人事  
旁午以淹行色乃以小艇早發越洪都泊教場  
畔布政使黃卿按察使尹嗣忠副使楊志伊僉  
事毛一陽復知府程仲朴資知縣吳瓊遣人來  
訪以疾辭之不覲也已酉將遊西山風作而止  
薄暮發舟夜半過彭蠡湖口翌日庚戌至餘干

辛亥至安仁壬子至貴溪會江于春爲予談龍  
虎山之勝也峯巒削立高出雲表兩厓對峙虎  
踞龍昂洞中有房室窓牖床榻倉廩棺槨雞犬  
禽魚之狀道書所稱三十二福地者是也乃漢  
張道陵修煉之所其子孫世襲真人之號云其  
南爲鬼谷山道家所稱十五洞天是也癸丑至  
弋陽連夜乘月而行以補日力自此溪流亘竭  
日行不過三四十里甲寅宿崇樹灘乙卯至鉛  
山江口乃易小艇丙辰至上饒會知府趙振夫

丁巳陸行至玉山會同知徐尚賢戊午訪給事中詹汝化泮時以養親在告汝化爲予言少華山之勝巔麓相距五十里巒阜疊發狀若芙蓉登之可見彭湖也懷玉山亦其枝帶云己未會巡按廣西御史沈時振鐸貴州副使林仲修茂竹工部郎中張德揚鏜主事應鳴鳳庚申至常山會知縣吳襄去縣二十里產錦川石卓立一二丈斑駁如錢辛酉風雨滯常山壬戌冒雨陸行時旱久民憂雖沾衣不厭也頃霽夾道皆柑

橘渥翠彌望金子纍纍古稱江陵千頭可與封君等信然途中望爛柯山相去可二十里道書所謂八洞天者是也薄暮至衢州會知府李邦良推官方舟李文進知縣王洪癸亥邦良邀集聞此地今年六月開化山崩水溢居民漂流者以萬數尋復有礦寇之警嘯聚數千人數月稍稍底定甲子登舟至龍游乙丑孟冬朔至蘭溪見尚書唐公虞佐龍頃會知縣趙汴丙寅至建德夜發丁卯至桐廬會知縣何經戊辰北風大

作寒不能禁薄夕至富陽風力愈雄江濤澎湃  
乃改陸行己巳曉發時凝霜滿地木葉盡脫禁  
幸龍鍾口吃不出午憇定南館昝至浙江驛布  
政使喻汝礪茂堅僉事游居敬都司王玉張茂  
中典知府陳邦憲仕賢知縣陳時仲中李惟克  
念相繼來訊是夜凜淞皆冰庚午 千秋節行  
賀驛中黎明家君至巳而諸親友踵至行色倥  
惚不敢入城涉人事乃辛未曉發經天真書院  
小憇石龍洞登萬松嶺西望湖山掩映如畫緣

城而行次吳山驛三司諸公來會頃以小艇昏  
黑抵家時二親高年步履輕健覲慶之歡莫可  
名狀壬申展謁先塋癸酉會族戚鄰里甲戌治  
行具乙亥曉發次新馬頭親友會餞於香積寺  
昏黑出關會主事黃以約文炳丙子曉發入武  
林港至雷殿德清知縣李蘖來訊三更抵湖州  
丁丑會知府魏公濟知縣楊時秀吳璵州治山  
水清遠爲南國奧區而最近且勝者莫如何山  
道場山昔人云遊道場山者如入王侯之家遊

何山者如造高人隱士之所也水以溪名二十餘而茗溪最遠雪溪最宏茗溪一源發天目山一源發獨松嶺至安吉乃合流雪溪無源滙茗溪前溪餘不溪北流溪爲一以四水激射雪然有聲故名雪溪諸水經府治入太湖太湖去城北三十里廣二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震澤具區皆別名也丁丑次管代長興知縣黃注來訊水淺不良於行戊寅易小艇至四安鎮陸馳暮至廣德城南有竹山方山雞籠山皆勝境

也茶陵龍道亨嘗爲予言如是已卯過白茅山北望平原溝塍鏤錯此距江淮皆以牧馬之役爲民大瘼山側拋兒墩行人競投石云留其上者男也薄暮至建平會訓導馮元濟縣有鴉山產茶梅聖俞詩云茶煮鴉山雪蒲甌者是也庚辰至高淳會縣丞周鼎主簿王槃泛舟乘月發觀溪翌晨辛巳緣姑熟溪至當塗遊希夷觀會巡按御史邢第當塗古塗山氏之國姑熟爲六朝麗地李白詩云愛此溪水閑乘流興無極何

處浣沙人紅顏未相識者卽此壬午曉發遊黃  
山寺登凌歊臺臺畔有宋武帝離宮故址許渾  
詩云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山高  
不過數十丈而蔓草寒煙無復人跡昔日佳麗  
之景安在哉午至采石謁李太白墓登謫僊樓  
上蛾眉亭望天門山江流浩泔與海通波帆檣  
往來欸乃鼎沸令人恢恢然馳神遠遊不覺旅  
愁之豁也江邊采石磯昔人於此采石故名李  
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

坐舟中卽此地也白時依當塗令李陽冰悅謝  
家青山欲居焉故詩詠其地者爲多若丹陽湖  
謝公宅凌歊臺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  
靈虛山天門山姑熟溪尤其著者登舟過牛渚  
沿望夫山渡江入當利浦漢劉繇屯兵當利以  
拒袁術者卽此晚至和州會知州宿椿癸未過  
含山雨雪經半陽泉泉去巢縣十五里異源同  
流一冷一熱數里始混風寒不可澡體濯手磧  
面而行是夕至巢縣會知縣甄偉偉京師人嘗



同寓觀音寺別十三年矣縣治故范增宅中有  
亞夫井城外洗耳池爲巢父飲牛故跡城北九  
十里爲金庭山王子喬登僊處道書稱十八福  
地西十五里爲巢湖周圍四百餘里成湯放桀  
於此桀死葬卧牛山甲申大風過萬家山高井  
驛次包城寺故包孝肅公別業也曩在和州欲  
從全椒北去人云含山有捷徑可透定遠遂舍  
而西磽确不可策騎繞路二百餘里欲速不達  
凡事皆然良可戒也此去合肥三十里遣人索

夫北去是夕宿護城驛遇廣西叅將李榮湖廣  
都指揮使李鏊乙酉過張橋次定遠會知縣陳  
銳訪知府張國維縣東三十里爲漆園莊周爲  
吏之所城中有夢蝶巷西北六十里爲陰陵城  
漢灌嬰追項羽失道於此丙戌過紅心驛西有  
大紅山故名至臨淮縣在楚爲鍾離邑春秋會  
吳於鍾離者是也濠水繞城東去西南有巨石  
絕水謂濠梁卽莊惠觀魚之所濠水發源鑛鉏  
鍾乳二山之間去府治不百里丁亥渡淮淮水

發源桐柏山經潁上至壽春合淝水至懷遠合  
渦水至盱眙合泗水凡一郡之水皆歸焉東入  
於海遇太僕卿屠公良直楷過王庄大風次固  
鎮遇侍郎崔公子鍾銑戊子風愈烈過大店至  
宿州會同知魯本深宿州古宿國宋爲符離縣  
州北二十里濉水繞焉項羽敗漢兵濉水上水  
爲之不流卽此己丑過夾溝謁徐王墓閔子騫  
祠次桃山庚寅至徐州古大彭氏國又名彭城  
春秋圍宋彭城是也西周徐偃王居之爲穆王

所敗死武原山百姓隨者萬數鑿山爲龕祀之  
故名徐山也城中彭祖井世傳彭祖觀井圖者  
起此西北隅燕子樓唐張建封築之以居寵妾  
盼盼者東北隅黃樓蘇軾築徐城以捍水患因  
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命其弟轍賦之城  
南戲馬臺項羽戲馬於此宋武帝九日登之以  
宴賓從午渡黃河治從者皮裘辛巳過石山次  
利國監驛爲老母誕晨行賀禮驛中遇進士胡  
汝真宗憲元時置監於此以權商賦北風大作

不克行壬辰仲冬朔過臨城遇叅政吳汝瑩玘  
至滕縣會知縣劉逸其地古小邾子國爲滕所  
併縣有滕文公廟其南爲薛城里卽古薛國也  
癸巳過界河望尼山叔梁紇禱之以生孔子者  
諸峯峭列中有坤靈洞元周伯琦詩云五峯鴈  
列岡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蓋謂此也午次鄒  
縣謁孟子廟地本邾國爲魯所併改鄒邑東南  
十五里爲嶧山尚書嶧陽孤桐是也秦始皇嘗  
刻石頌功德於此西南五十里爲鳧山魯頌保

有鳧嶧遂荒徐宅者卽此暮至兗州會知府陳  
仲錄此去曲阜四十里孔門遺跡多在於此甲  
午過汶上縣其地古厥國魯爲中都孔子爲中  
都宰卽此汶水發源泰安州會濟水東北流入  
於海昔人謂濟水伏流盈濟河者皆汶水也晚  
至東平州遇叅政歐陽任夫必進其地古須句  
氏國漢爲東平國取尚書東原底平之義西十  
里許爲梁山灤中有黑風洞宋宋江爲寇於此  
今其地掘之徃徃得寶器蓋江所畜也東三十

里爲無鹽城列女傳所稱醜女爲齊王夫人者  
卽此乙未長至行賀禮於東原驛曉發大霧咫尺  
不辯謁黃石公廟漢張良求授書老父於穀  
城山下得黃石而祀之今有司以三月十八日  
致祭也過陽穀里齊桓公會江黃於陽穀卽此  
次東阿縣遇叅政張正野臬其地本齊柯邑南  
七里許爲碣礮山有土三堆宋檀道濟唱籌量  
沙之所西二里爲三歸臺管仲所築又六里爲  
魚山漢武帝瓠子河詩云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卽魚山也西南五十里爲桃城春秋公會  
齊侯於桃丘卽此世稱阿膠本出陽穀縣井水  
清冽而甘煮黑驢皮爲之舊屬東阿故稱阿膠  
也更餘至同城驛遇吳縣知縣汪旦丙申大霧  
草木皆冰占書謂之木稼云木若稼達官怕言  
大臣宜去位也須臾日出瓊葉紛落瑩哲可玩  
過荏平遇叅政蕭啓旦晚叅議劉淮副使林應  
標晚至高唐州古齊地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  
歌盼子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卽此春

秋傳又名魚丘故以名驛丁酉過恩縣自此以  
北皆斥鹵水苦去縣三十里水獨甘冽薄暮至  
德州趙爲平原郡夜雪戍戍次景州會知州杜  
天叙謁董仲舒周亞夫祠縣西南六十里爲廣  
川鎮董學村卽董子下帷讀書之所過阜城至  
獻縣會縣丞暢仲良縣東有漢河間獻王墓其  
南爲滹沱河巳亥次河間會知府郃相其地周  
以封唐叔者漢爲武垣縣武帝巡狩至武垣望  
氣者因言有異女得趙氏以爲鈎弋夫人卽此

午次新中驛遇叅政嚴應階時泰晚至任丘會  
知縣郝銘弔大學士李公宗易時李公故禮部  
尚書也本漢鄭縣平帝使中郎將任丘城之因  
以名城北有長乘君扁鵲廟東北三十里爲顯  
項城庚子至涿州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卽  
此東南爲督亢陂地沃美秦求之燕燕太子丹  
使荆軻奉督亢之圖以進者城中有華陽臺丹  
置酒饗樊將軍出美人竒馬之所西南十五里  
爲樓桑村漢昭烈故居有桑高五丈許辛丑至

良鄉唐范陽郡地壬寅至京師屠諭德文升倫  
文選彥周來會癸卯朝於午門賜宴於左闕門  
甲辰進表箋於禮部越四十一日始訖事

